



题
解

《宗镜录》是中国佛教的一部重要著作，由五代宋初杭州永明寺禅僧延寿編集而成。他根据《楞伽经》所说“佛语心为宗”，乃提出“举一心为宗，照万法如镜”的教法。意思是说，以一心为根本，即可如明镜洞彻万法，因而定名为《宗镜》。“录”，即编纂、集录。

《宗镜录》编成后，先是“吴越忠懿王宝之，秘于教藏”（杨杰《宗镜录序》），丛林多不知其名。直到宋神宗熙宁（公元一〇六八~一〇七七年）年间，圆照禅师始将此书传出，于是四方衲子争相传诵。其后，元丰（公元一〇七八~一〇八五年）年间，皇弟魏端献王出资镂板印刷，分施《宗镜录》给当时著名寺院，但各地学者仍很难见到。宋哲宗元祐（公元一〇八六~一〇九四年）年间，禅僧法涌、永乐、法真等人受吴人徐思恭之

请，以“三乘典籍，圣贤教语”予以“校读”（杨杰《宗镜录序》），改订后重新刻板流行，使之稍广传播。明末刊刻《嘉兴藏》时，智旭将法涌等人的本子又重新加以删定，自陈：“癸巳新秋，删其芜秽，存厥珍宝，卷仍有百，问答仍有三百四十余段，一一标其起尽。庶几后贤览者，不致望洋之叹，泣歧之苦矣！”（《灵峰宗论》卷七之二）到了清代，继有节本出现。宋以后官、私刊本大藏经，大多加以载录。

延寿禅师（公元九〇四~九七五年），俗姓王，浙江余杭人。时当吴越武肃王钱镠崇尚佛教，在此环境影响下，大师于总角（幼年）之岁，即已向往佛教。年二十，便不再食荤。曾为余杭库吏，后迁华亭镇将，督纳军需。年三十，吴越文穆王钱元瓘得知他慕道心切，于是顺从其志，听其出家。延寿遂舍弃家庭妻儿，剃度受戒，礼四明翠岩禅师为师。不久，入天台山修习禅定，并参谒德韶禅师，受其印可，成为清凉文益再传弟子。年四十九，住持明州雪窦山资圣寺，据传，这时从他参学的人已经很多。年五十七，受吴越忠懿王钱俶之请，住持杭州灵隐寺，为该寺第一世。次年，又受请住持永明寺（即净慈寺），为该寺第二世；从学者达二千余人。《宗镜录》一书即在此时定稿于永明寺演法堂。年六十七，延寿奉诏于钱塘江边的月轮峰创建六和塔，高九级，五十

余丈，作为镇海之用。年七十一，再度入天台山，度戒万余人。次年圆寂。

延寿一生诵《法华经》一万三千部，禅教兼重而归心净土。高丽国王抄读《宗镜录》后，远慕声教，遂遣使渡海入宋，叙弟子之礼，并奉金线织成的袈裟、水晶数珠、金澡罐等法物。延寿亲自为随同使者前来问道的学僧三十六人印可记莝，使法眼宗从此远播盛行于国外。

除《宗镜录》外，延寿还著有《万善同归集》《神栖安养赋》《唯心诀》《心赋注》《定慧相资歌》等多种。其中，《万善同归集》重点宣传了禅净合一思想，对后世佛教界影响尤其深远。

延寿是融合五代宋初佛教思想最杰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。《宗镜录》的宗旨，首在阐扬宗密的禅教一致理论，将禅宗“顿悟”与《华严经》“圆修”结合，以“禅尊达摩，教尊贤首”为立论中心，展开佛教内部的调息与融合。

据史实记载，为了解决禅教间和教内各家间的矛盾，延寿曾召集唯识、华严、天台三家佛教学者，“分居博览，互相质疑”，最后由他亲自用禅门“心宗旨要”加以“折中”（《禅林僧宝传》卷九）。在这一基础上，完成《宗镜录》的編集。因此禅僧觉范慧洪关于《宗镜录》的成书，有如下记载：

“予尝游东吴，寓于西湖净慈寺。寺之寝堂、东西庑，建两阁，甚崇丽。寺有老衲谓予言：永明和尚以贤首、慈恩、天台三宗互相冰炭，不达大全，故馆其徒之精法义者于两阁，博阅义海，更相质难。和尚则以心宗之衡准平之。又集大乘经论六十部，西天、此土圣贤三百家，证成唯心之旨，为书一百卷传于世，名曰《宗镜录》。”（《林间录》卷下）

《宗镜录》全书多达一百卷，分为三章，计八十余万字。第一卷至第六十一卷之前半部为“标宗章”，内容为“立正宗明为归趣”；自第六十一卷后半部至第九十三卷为“问答章”，内容以“申问答用去疑情”为主；第九十四卷至第一百卷为“引证章”，内容为“引真诠成其圆信”。所谓“正宗”，即“举一心为宗”，此一心宗，“照万法如镜”。延寿《宗镜录自序》云：“今详祖佛大意，经论正宗；削去繁文，唯搜要旨；假申问答，广引证明。举一心为宗，照万法如镜；编联古制之深义，撮略宝藏之圆诠；同此显扬，称之曰录。”这已充分表明，他要通过这一巨著，全面、深入地反复论证禅教一致的原理。他还认为，由于此书的层层剖析，重重引证，其效果决不只是禅教一致，而且还能“和会千圣之微言，洞达百家之秘说”（《宗镜录》卷三十四）。

《宗镜录》既明言“举一心为宗”，则其核心当在

“一心”的阐述上；经由阐述“一心”而融合禅教。

何谓“一心”？延寿说：“谓真妄、染净一切诸法无二之性，故名为一。此无二处，诸法中实，不同虚空，性自神解，故名为心。”（《宗镜录》卷三十四）这“一心”实际便是如来藏佛性，他说：“如来藏者，即一心之异名。”（《宗镜录》卷二）他又说：“一乘法者，一心是。但守一心，即心真如门。一切诸法，无有欠少；一切法行，不出自心；唯心自知，更无别心。……故知从心所生，皆同幻化，但直了真心，自然真实。”（《宗镜录》卷二）

若从形式上看，这“一心”似带有禅宗心性论色彩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在《宗镜录》中，延寿通常更以《起信论》的真如缘起说来规范“一心”的含义。他说：“此一心法，理事圆备。……大矣哉，万物资始也^①。万物虚伪^②，缘会而生。生法本无，一切唯识；识如梦幻，但是一心；心寂而知，目之圆觉；弥满清净，中不容他，故德用无边，皆同一性；性起为相，境智历然；相得性融，身心廓尔。”（《宗镜录》卷二）

这也就是说，世界万物的本源是心（真如），由心（真如）缘起而理事全备，性相圆融。

很显然的，延寿对于“一心”，并不真正从禅宗的角度予以说明。可以说，为了贯彻“性相圆融、禅教圆融”

的原则，他不惜离开禅宗的立场。虽然他声称，《宗镜录》要“立心为宗”（《宗镜录》卷四十一），似乎在坚持他自家禅宗的思想原则。实际上，他的立论依据主要是华严宗的思想。

纵观《宗镜录》全书，在诠释“一心”方面，大量引用了《华严经》及其华严宗的学说。华严宗兴起于天台宗和唯识宗之后，法藏、澄观等人以理事圆融无碍为宗旨，倡导调和思想。随着禅宗的兴起，宗密又转而大力提倡禅教一致。

上述华严学者的圆融思想，给予禅宗五家中最后形成的法眼宗深刻影响。法眼宗创始人清凉文益，十分重视华严学说，“他曾为《参同契》作过注解（注已散失）。在《十规论》中也明白地讲述理事圆融的话。此外，他对《华严》的深义也能运用入化。他所讲的禅，是会通教义来讲，不是凌空而谈。同时他又不滞着于文字，运用《华严》却不露痕迹，故很巧妙。他以六相来体会《华严》的法界，也就是用六相（总别、同异、成坏）来体会理事的关系”（吕澂《中国佛学源流略讲》，中华书局，公元一九七九年，页二四九）。文益的这种圆融思想，理所当然地影响到他的法孙永明延寿。在《宗镜录》自序中，延寿开宗明义提出，要以华严的理事圆融学说来和会禅教两家、性相二门。

延寿与文益一样，也善于以华严的圆融观谈论理事关系，宣传禅教的调和统一。他要以禅宗与华严教的圆融为基础，统一全部佛教，恢复佛教的地位和影响。

作为禅宗法眼宗的传人，延寿认为，禅宗之所以在唐末五代“绵历岁华，真风不坠”，较长时期内繁荣兴盛，是由于禅师们“以圣言为定量，邪伪难移；用至教为指南，依凭有据。故圭峰和尚云：谓诸宗始祖即是释迦，经是佛语，禅是佛意；诸佛心口，必不相违”（《宗镜录》卷一）。禅宗繁盛的原因，虽然并非如延寿所说，但延寿这一观点的提出，在当时确有某些影响性。由于禅宗长期轻视经教，因而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，不免产生一些偏颇，逐渐落入空疏之弊，并使部分品格低下的禅僧混迹其间，造成禅门的伪滥。文益《宗门十规论》有颂云：“今人看古教，不免心中闹；欲免心中闹，但知看古教。”这一看法多少也是针对其时已出现的禅门弊端而发。而文益这种鼓励禅者研习经典的思想，则被延寿继承发展，成为禅教一致的重要依据。

延寿之世，禅僧呵佛骂祖、诋毁经教、不禀师承、蔑视戒律的风气颇为流行，对佛教自身带来严重危害。延寿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局面，并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意见，文云：

“近代或有滥参禅门，不得旨者，相承不信即心即佛

之言，判为是教乘所说，未得幽玄；我自有宗门向上事在，唯重非心非佛之说。并是指鹿作马，期悟遭迷，执影是真，以病为法。只要门风紧峻，问答尖新；发狂慧而守痴禅，迷方便而违宗旨。立格量而据道理，犹入假之金；存规矩而定边隅，如添水之乳。一向于言语上取办，意根下依通。都为能所未亡，名相不破。若实见性，心境自虚，匿迹韬光，潜行密用。是以全不悟道，唯逐妄轮回；起法我见，而轻忽上流；恃错知解，而摧残未学。毁金口所说之正典，拨圆因助道之修行；斥二乘之菩提，灭人天之善种。”（《宗镜录》卷二十五）

“近代相承，不看古教，唯专己见，不合圆诠；或称悟而意解情传，设得定而守愚暗证，所以后学讹谬，不禀师承。”（《宗镜录》卷四十三）

又写道：

“深嗟末世诳说一禅，只学虚头，全无实解；步步行有，口口谈空。自不责业力所牵，更教人拨无因果；便说饮酒食肉不碍菩提，行盗行淫无妨般若。”（《永明延寿禅师垂诫》）

从禅教一致角度来说，延寿认为，这种倾向十分危险。他指出，参禅与研习经典应该是相辅相成，互相促进的。故说：

“祖标禅理，传默契之正宗；佛演教门，立诠下之大

旨。则前学所禀，后学有归。”（《宗镜录》卷一）

“从上非是一向不许看教，恐虑不详佛语，随文生解，失于佛意，以负初心。或若因诠得旨，不作心境对治，直了佛心，又有何过？只如药山和尚，一生看《大涅槃经》，手不释卷。”（《宗镜录》卷一）

当然，就教家言，也有必要与禅门会通互补。这正如他所说：

“夫听学人诵得名相，齐文作解；心眼不开，全无理观；据文者生，无证者死。夫习禅人唯尚理观，触处心融；暗于名相一句不识。诵文者守株，情通者妙悟。两家互阙，论评皆失。”（《宗镜录》卷四十六）

禅教的统一融合，这是佛教的需要。其中，禅宗的顿悟与华严的圆修相结合，更是理所当然。对此，孔维勤《永明延寿宗教论》一书写道：“永明圆教，本乎曹溪之性宗，故为禅教一致之表诠直指之教。其所集之祖教，亦惟显圆宗。一一缘起，皆是法界实德，不成不破，非断非常，才有一法缘生，无非性起功德。永明延寿禅教一致之见地，最大之特点，即为熔华严与禅宗为一炉。”（新文丰出版公司，一九八三年，页一〇四）

《宗镜录》所提倡的禅教一致，对宋以后的中国佛学产生过重要影响。

北宋的统一，给社会的政治生活以巨大影响。新统

一的封建王朝，致力于强化中央集权专制统治，在政治、军事、财政大权收归中央的同时，还注意思想文化方面的统治，逐步建立起完善统一的意识形态。为了适应当时社会政治的实际需要，佛教在对外寻求“儒佛一致”和“佛道一贯”的同时，对内则强调各宗各派间的圆融统一。永明延寿之后，北宋云门宗禅僧明教契嵩，也积极主张禅教一致、禅净合一，并大力推进佛教与儒、道间的调和一致。他们的这些活动，实现了对禅宗思想体系和修习方式的全面改造，重塑了唐末五代时禅宗的形象，成为禅宗思想史上的一大转折。

受延寿《宗镜录》禅教一致论影响者，历代不乏其人。北宋元祐（公元一〇八六~一〇九四年）年间，宝觉禅师在看了《宗镜录》后说：“吾恨见此书晚。平生所未见之文，功力所不及之义，备聚其中。”（《人天宝鉴》）他不但手不释卷，孜孜研读，还撮录玄要，成《冥枢会要》三卷。南宋孝宗（公元一一六三~一一八九年）在位时代，儒士述庵薛澄在其师天台草庵圆寂后，曾为之作祭文，其中备赞禅教一致，说：

“吾佛明心，禅必用教，教必用禅。如江如湖，流虽不同，所钟一源；如日如月，时或云殊，所丽一天。譬以二药，治众人病，所期者痊。奈何末途，两宗被魔；学者泥偏，私立位号；互为矛盾，其门必专。教而视禅，

了不相安，如针着毡；禅而视教，欲割不能，如癭附咽。”（《佛祖统纪》卷二十一）

其后，元代著名禅僧中峰明本也认为：

“岂佛法果有教、禅之二哉！以其神悟，教即是禅；以存所知，禅即是教。”（《中峰广录》卷十六）

“如一佛之垂化，观万法唯一心。一心即万法，所以彰万法为教，标一心为禅。名常异而体常同，教即文字而禅离文字也。究其所以，特不过破情执之迷妄，混入一心之灵源而已。”（《中峰广录》卷十八）

明末高僧藕益智旭对《宗镜录》亦极为重视，前后曾披阅该书四遍，发现其中有后人添加的部分，一一悉心予以剔出，重加整理修订。清初雍正皇帝以禅门宗匠自居，对历史上各家禅多有所抨击，但对延寿的禅教一致思想却赞叹不已。他在《御选语录》的《永明编序》中写道：

“宋初，杭州永明智觉禅师，平生著述有《宗镜录》《唯心诀》《心赋》《万善同归集》等，凡千万言，并在大藏，有流传海外者。朕披阅采录，不胜敬礼喜悦，真所谓明逾晓日，高越太清。如鼓师子弦，众响俱绝；如发摩尼宝，五色生光。信为曹溪后第一人，超出历代大善知识者，特加封妙圆正修智觉禅师。卷中《万善同归集》一书，禅师自谓略述教海之一尘，普施法界之含识云。

自师证明，方知大小齐观，宗教一贯。”

他还亲自“录其纲骨，刊十存二”，编为《宗镜大纲》一书，加以弘传。

延寿以后的禅教合一论者，受《宗镜录》的启发，多数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论证。

其一，借教悟宗说。如北宋禅僧圆悟克勤于政和（公元一一一一～一一一八年）年间，曾以华严宗的圆融无碍“四法界”学说，向居士张商英说禅。他认为，“心、佛、众生三无差别，卷舒自在，无碍圆融”；禅的最高境界就是华严的“理事无碍”“真俗无碍”境界（《居士分灯录》卷下）。明代高僧云栖株宏也指出：“其参禅者，借口教外别传，不知离教而参是邪因也，离教而悟是邪解也。饶汝参而得悟，必须以教印证；不与教合，悉邪也。”（《竹窗随笔·经教》）

其二，以心解教说。以为只解教而不习禅，教也不是真教。如晚明高僧紫柏真可说：“若传佛语，不明佛心，非真教也。”（《紫柏尊者全集》卷六）

总之，受《宗镜录》的影响，禅教一致思想在宋代以后已广泛流传，成为禅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而禅教一致的实践则成为宋以后禅僧生活的内容之一。

由于《宗镜录》规模庞大，卷帙过多，对于一般佛教徒来说，阅读不便，理解困难，所以，它的实用性受

到局限，社会效果也相对削弱了。但是，从另一角度看，本书内涵丰富，引证资料广泛。其中属于佛经方面的有一百二十种，属于祖师语录的有一百二十种，其他论著六十种，共计约三百种。在当时佛教书籍散佚严重、义学已趋衰退的情况下，这是很不容易的事。它为后世学者提供了研究的方便。其中保存的一些资料，对于今天的学术界来说，更是十分珍贵。如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的两段法语，都未载录于《景德传灯录》《古尊宿语录》等禅宗典籍；“问答章”中所引用的《中论玄枢》《唯识义镜》等书，现在都已失传，幸赖《宗镜录》而想见原著的概貌。

延寿虽承嗣禅宗法统，但他具有较高的义学修养，于空有二宗、性相各家均有研究。《宗镜录》一书，便是由他召集法相宗、华严宗、天台宗三家学者，在“分居博览，互相质疑”的基础上編集而成。所以，《宗镜录》的内容难以一言概括。但可确信的是，全书立论，重在顿悟、圆修。南宗禅提倡“顿”，《华严经》提倡“圆”；把禅宗的顿悟与《华严经》（华严宗）的圆修结合起来，即所谓“禅尊达摩，教尊贤首”。延寿说：“《宗镜》略有二意：一为顿悟知宗，二为圆修办事。”（《宗镜录》卷四十）本书节选的章节，便是以上述中心思想为标准。

延寿佛教思想的另一重点是禅净合一说，这一思想

虽然在《宗镜录》中也有所反映，但更多地表现于《万善同归集》中，所以这里没有选录。此外，为了突出“一心”的地位和意义，《宗镜录》以大量文字，从法相唯识宗的角度，对一切现象的生起、本质和相互关系等作了极为详尽细致的分析。这方面的内容散见于各章各卷，可专题另作探讨，也可参阅孔维勤先生所著《永明延寿宗教论》一书后面各章；因篇幅所限，这里也未选录。

本书“原典”部分使用的版本是《磻砂藏》本。

注释：

- ①万物资始也：《大正藏》中，作“万法资始也”。
- ②万物虚伪：《大正藏》作“万法虚伪”。



经
典